

六人晚餐

鲁敏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六人晚餐

鲁敏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六人晚餐/鲁敏著.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 - 7 - 5302 - 1211 - 0

I. ①六… II. ①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37790 号

北京市优秀长篇小说创作出版资金资助作品
十月长篇小说创作丛书

六人晚餐

LIURENWANCAN

鲁敏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址: www.bph.com.cn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

890 × 1270 32 开本 11.5 印张 237 千字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02 - 1211 - 0

定价: 32.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目录 | Contents

单行道

297

玻璃屋

227

道德经

175

影响力

119

杯中物

073

练习簿

005

小引

001

小 引

三十岁的晓蓝走在厂区的空气里，像在往十四年前走去。这条已面目全非的十字街，如同锈迹斑斑的时间轴，她每走一步，时间都在“吱吱嘎嘎”吃力地倒退，枯叶重回枝头，道路复又泥泞，泪痕清晰如刀刻。

十字街两边的招牌、陈设、小老板，以及从沿街玻璃里所看到的自己——一切都与十四年前大不一样，店铺改朝换代、面目革新，她胖了一圈；肚子里一个八个月的婴儿，一生下来就将没有父亲。但这都没有关系，她只管往街的那一头走，丁成功一定在那里等她。

当然，这不是一个约定。十四年来，他们之间，从来没有任何约定，所有的，只是不可靠的、不断累加的记忆，像未长成的葡萄，挂满十字街的枝头，生硬，酸涩……甘甜的滋味从未有过。不，快要有了，也许就在今天、几分钟之后，就在丁成功的“玻璃屋”，她与他之间，那最好的一串葡萄，终将来。

她微笑着，走在厂区的空气里，像是被云朵所托举，随着玻璃屋的临近，她感到自己这臃肿的身子快像小鸟一样飞起来

了！简直有些轻浮、忘乎所以了。她丝毫没有闻出来，十字街的空气有点不同寻常，像是接近沸腾的一大锅浓汤，老天爷又往里面撒了最后一把黑胡椒粉，味道浓郁飘香。

……事故之后，整条十字街上所有在室外的人们都用发誓的语调，淌着口水似的，宣称他们闻到了这股奇特的香气，他们当时就有了挠痒痒般的感觉，并从各自的位置、动作、谈话中停下来，纷纷抬起头，向因为接连拆迁而变得浑浊的半空张望，同时贪婪地嗅起鼻子，不少人因此接二连三打起了喷嚏。在喷嚏的合唱过后，他们争抢着对这股气味加以分辨、推测，热烈地高声讨论，结合各自的生活经验与想象力打着比方。一个专卖赝品画的家伙非常高雅地把它比喻为未完成画作上丙烯的味道；而一个专门倒卖二手摩托车（其中大多来路不明）的胖子摸摸他的肚皮，离奇地认为，这味道是0号柴油、杀虫剂与六神牌花露水的三合一；一个常年在十字街游荡、夜晚盘踞中国农业银行自助区的流浪汉则以淫邪的口吻宣称：有一个有着巨大乳房与天仙脸蛋的女人在洗澡，没说的，这正是她浑身搓揉所撩拨出的洗澡水味，带着奶水的腥！

只有晓蓝一无所感。她的心情比空气里的气味要复杂得多，感慨万千的渴望笼罩并淹没了她。

她脖子上系着一条簇新但花式过时的真丝巾，连这条带着折痕的丝巾都对即将到来的危险若有所感，不安地在她脖子间扭动，蛇一般发出啾啾的警告，但她大腹便便地继续走在缤纷的空气里，走在时间轴上，满怀期冀地向那串葡萄伸出手去。

——她这时还不知道，生活的真相常常是这样：“口渴饮水，水即干枯；伸手取果，果即消失。”

时间在空气里，向两个方向流淌。缓慢的这一边，迟疑地、有些惧怕地流向2006年4月13日下午的两点四十二分；另一边，则像倒退的树影，向十四年前急速奔驰，奔驰到她与丁成功，以及所有人刚刚开始的角度。

练习簿



1

所有的一切，不如就从厂区的空气说起。这空气，是酿造情感起源的酵母，也是腌制往事的色素与防腐剂。

厂区位于城北以北的郊县，算是一块被扔得老远的“飞地”。其空气，最显著的一个特点，不是“空”，而是丰满、拥挤，富有包围感，它亲热地绑架一切，裹挟住所有人的鼻腔、咽喉以及肺部：有时是富足的硫化氢味儿，像是成群结队的臭鸡蛋飞到了天上，或者是甜丝丝显得非常友好的铁锈味，又或是腐烂海鱼般的氮气的腥，最不如人意的是二甲苯那硬邦邦、令人喉头发紧发干的焦油味，像一个顽皮的家伙从背后紧紧扼住你的脖子——依据刮什么风而定，以及风的上游是什么厂而定，有时早晨和黄昏还各不相同，有时还会是两种或两种以上气味的混合，好似有个设计师在进行不大负责的搭配。

要是风再刮得大一点，这肥美的厂区空气还会赤裸着自己慷慨地奉送到市中心——多么了不起的激情与长途跋涉！可惜市

区的人们不解此种风情，甚至当他们由于工作需要，不得不深入厂区开阔的腹地，这含情脉脉的空气亦使他们感到莫大的冒犯。他们嫌恶地暗中诅咒着，尽量屏住呼吸，巴望着早点离开，同时又不忍心似的，看着十字街上尘土里嬉戏的孩子，以及一长排店铺前裸露在风中的油炸点心、碱香馒头，觉得这简直是牲口般的生活。

返城的小车子来了，他们仓促地爬上去，急忙驶去的车窗闪过他们皱成一团，变得难看了的白脸。厂区的人们默然地目送客人离去，反生起一种敝帚自珍般的欣慰——这厂区的空气，如同生养自己的娘亲老子，无法摆脱也无法痛恨，不如就这样粗枝大叶地一起过活吧。

少年晓白做不到粗枝大叶，可能，因为他是个胖子。

晓白的肥胖，在厂区是知名的，在他的一生中也是具有分量的。若干年后，在南方那丛林般的阴湿气候中，成年的他已经成了个瘦长的青年，但每一次对镜剃须、净面，在黑T恤外套上合体的外衣，他在镜中所看到的，永远都还是小时候那样——

足足三层下巴，脖子无从谈起，眼睛被肉块挤得细长，走路时两条宽阔的大腿互相排挤，不得不向外叉开，肚子喜洋洋地滚圆。从来没有合身的校服，手腕上连最长的成人手表带也无法系上。广播操比赛老师让他务必请假缺席。没有同学愿意走在他身边接受忍俊不禁的注目礼。

这么个低俗剧本的肥厚肉身，却很不人道地分配到一份小成

本文艺片的敏感、早熟之心，心思曲折纤细如羊肠，这恐怕就是晓白的命。但是，嗯，世上总没有无缘无故的性格与体型，不如稍稍往前追溯一点，到三年前爸爸的去世。这是一个小小的，但必须遵守的交通标志，老天爷站在十字路口，戴着白手套胡乱挥手。晓白的命，就从这里开始拐弯的，那年他八岁，姐姐晓蓝十二岁。

关于晓白、晓蓝的爸爸，先略过不表，反正他这一去，八岁的晓白就立刻成了个“小可怜儿”，所有知情的人都忙着向不知情的人歛歛着介绍他的情况。人们的善意就像大便或浓痰，需要定期的排泄。本质上，同情、高尚、慈善等都是一种可以促进食欲、排毒养颜的肉体快感，尤其在厂区这样的地方。这里，有一种泛家庭意识，见过没见过面的、熟悉不熟悉的，只要在厂区，就是“自己人”，就可以亲热地骂脏话、探听小姨子的不孕症，或是当众嘲笑彼此的生理缺陷。这厚笃笃的粗鄙风气，与那肥美的空气实可谓相得益彰。

故而，在既定同情心的需求之下，晓白可不就是一个“小可怜儿”！厂区的妇女们特别地待见他，只要一见到，好几只手就会争抢着同时伸过来，占据各自的有利地形，摸他的头、耳朵，细胳膊、后背，一直往下摸他的小屁股，摸他的大腿根，恨不得脱下鞋子一直啃到他的小脚丫。

“真是天可怜见，这么早就没了老子！”“瞧瞧，这么细皮嫩肉的！”厂区的妇女们一边疼着他，一边流连忘返地抚摸。此时的晓白只是微胖，富有最好的手感与观感，他的肤色呈桃红，颊上有

浅浅的肉窝，前肚皮软得让人淌口水，小屁股则令人迷狂。晓白的妈妈，苏琴女士，作为一个新寡之妇，必须表现得衰弱而迟钝。她在一旁呆立，捏着手，以期挨过这茂密的问候与施舍。

……妇女们老熟、没有节制的手，在晓白全身上下留下了顽固的记忆，并像章鱼那样向他大脑深处张开了参差的触须，黏糊糊的，挥之不去。这种不适感，如同青梅竹马的霉菌，悄无声息布满他的整个少年期，还坐着通宵火车跟着他到达南方某城并成为异乡清晨的屡屡噩梦——他对妇女这一族类，形成了延续终身的微小敌意。

“Oh, it's the point!”在南方，挂着百叶窗的诊室里，每当晓白极不愉快地回忆起这些细节时，那些快要瞌睡过去的心理分析师便会精神一振，迸出一句语焉不详的英文短句，如释重负地在笔记本上记下几个潦草的字词，并重重地打圈，似以此来证明他们不菲诊疗费的合理性。

正是从那时候起，八岁的晓白养成了一个低头的习惯，他最熟练的肢体动作，就是把脑袋像只腐坏掉的倭瓜一样垂到胸前。许多年后，在南方，人群中，老山第一眼看到二十岁的晓白，也正是被他这种衰样子所吸引并产生了绮丽的误会。

但这一切，都还不是形成晓白气质的关键性养分。真正给予他滋养的，乃是本文开头所提、那独一无二的厂区空气。

想想那个场景……放学路上，一个只有书包敲打屁股的胖孩子，没有任何同伴，即将回到家里，零落而不健全——没有爸爸！妈妈苏琴女士难以捉摸！姐姐晓蓝只顾埋头用功！晓白转动

他看不见的短脖子张皇四顾，感到一种缺胳膊少腿的残疾感。极目所见，只有远处黑纱袅袅的烟囱，连成一大片的锈铁皮房以及灰蒙蒙巨人一般的变电站。稍近处，是又长又高的重型货车，丑陋而骄傲地趴在街面上，散发出像要燃烧起来的柴油味……真的，他可怜得像个臭虫，他完全就是个孤儿。世界上这么多人这么多家啊，为什么他没有？

他眼巴巴地张望，盼望着丑陋的地平线上，会突然出现他可以倚靠的一个人，具有力量的，专门来保护他的……可他最终等来的，只是喧嚣、疯癫的空气，在他四周狂欢，张牙舞爪，并借助每一次风向的变换，打着滚儿戏谑他的形单影只——晓白于酸楚中天真地决定，把空气认作他的伴侣与保护人，他要把每天所碰到的空气尽可能详细地写到他的记录本上。

1991年5月31日，星期五。

姐姐一天到晚不理我，好像我不存在。我故意弄丢她一本强化练习册，她大发脾气。她真一点都不疼爱我。我本是为了引她注意到我。以后我不逗她了。让她死看书去吧。

空气很好，好得像一口很大很大的锅，里面烧煮着橡胶靴子与塑料脸盆，它们被搅动着，加了糖，可能还有醋……渗出了厚笃笃的焦油，也像褐色蜂蜜，在空中摇摇欲滴，如同妈妈的奶。啊不，我一点不记得妈妈的奶……

1991年9月11日，星期三。

妈妈真小气，从来不买虾子，偶尔买鱼，总是快要烂掉的小毛鱼。她烧的菜难吃死了，不是忘了放盐就是烧得要糊。

空气也是死鱼，还是死虾子，死乌贼，死蓝鲸，死的箭鱼与死的龙涎香座头鲸（在姐姐的百科全书里看到照片的，长得真丑）……它们统统死了，发出各不相同的尸体味儿——我们的厂区，像是沉到了没有一滴水的太平洋底部。太平洋，老师说的，世界上最大。

我在世界上最大的海洋里走来走去，周围全都是死鱼。

1992年3月12日，星期四。

老师带我们去植树，我力气大，我替全班的女生挖坑、拖树。还是没人理我，她们从来不理我。放学后，我又偷偷去把那些树全拔出来了。拔的时候，手上的皮被磨得疼，可我心里反而好过多了。

今天的空气显然很肥，肥得可以浇树，肥得像七天之前的豆腐渣，腐烂的豆腐渣像块湿抹布一样紧紧地捂住厂区的鼻子，也捂住了我的鼻子……

放学时风向变了，是隔壁电子管厂的味儿了，我喜欢，像靠近发烫的电视机壳，热烘烘的，像有人在握着我的小鸡鸡。每次一刮这个方向的风，我就感受到我有个好玩的、紧巴巴的小鸡鸡。

这美妙的厂区空气啊，一波又一波地，振动着幼年晓白的心，并直接导致了几年之后那个动机微弱但影响堪比核辐射的小阴谋。

2004年，二十四岁的晓白从南方回来，回到作别十年之久的厂区。火车临近，他打开窗户，大口吞吸外面的空气，像闻到乡愁一样热泪盈眶，并一字不落地记起了当年记录本里那些饱浸孤独的片断。

身边一个小女孩惊讶地碰碰他，他抽抽发红的鼻子，语焉不详地嘟囔了一句，算是解释：“啊，我曾经做错了事，差不多就是你这么大的时候。”

“你哭了。因为他们很生你的气？”

“不……因为他们一点都不知道。”

2

晓白的所谓记录本，是一种粉色面皮、内页打着绿色横条纹的数学练习簿。这是一个做教师的邻居给他的，一下子送了一摞，足有二三十本，因为存放太久而掉了色，软蔫蔫的，钢笔写上去会洇。

自爸爸去世后，邻居们常常会相当正式地“赠送”这种看起来还行，实际上没什么用的东西来。妈妈收下，说些谢谢的话。邻居走了，她以一个轻率的动作扔给晓白，“做草稿吧，不行就扔